家語疏證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有專書同郡孫頤谷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撰余讀而歎曰詳哉言乎是猶盜者之獲得眞臧矣案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歟班史所志皆劉向校定古人以篇爲卷今本四十四篇校漢志增多十七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所稱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尚書之二十八篇爲證余竊以爲不然尚書孔傳及家語俱王肅一人所作尚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皆習之肅固不敢竄改唯

于增多之篇幷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于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鼻狀然而肅之自敘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鄭氏之學則是傅會古說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衞人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之所爲談者卽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

安得牽合若此邪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爲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爲附和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特書此以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以化余焉海寧陳鱣

憶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館衡下讎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闌論及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思欲搜攷以證其譌因握筆互疏所出十得五六旋各罷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業而晴江亦歿久矣今讀孫頤谷侍御疏證六卷討本尋原剗譌辨謬發昔人未發之覆凡向所搜

出皆眉列無遺亟毀前稿并慫慂付梓以告世之讀家語者歲月易邁宰木生風惜不能起晴江于九京一見之也錢唐梁玉繩

家語疏證卷之一

仁和孫志祖學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節

案史記孔子世家但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王肅因禮記檀弓有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語遂撰出制爲養生送死之節一段其實男女別塗道無拾遺乃下文爲司寇時事此方爲邑宰一年未必化行如是之速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孔子自言治效之漸固如是耳凡肅所云皆敷

衍無實據
又案水經注汶水篇云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矣制葬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僞矣蓋本之家語
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案西方史記作四方是也肅但求異於一字改爲西方而注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亦太近纖司馬貞史記索隱反據以爲說何也
定公以爲司空節
案此亦繫空臆說別五土之性是司徒職非司空職

也肅意不過欲孔子所歷之職皆有事蹟如後世人
譔年譜所爲而又別無證據摭拾空談殊可不必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案左定元年傳云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
也溝而合諸墓孔穎達正義云孔子之爲司寇也在
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王肅以孔子爲司寇
事實顯著其爲司空無聞焉意以溝合墓道職近司
空遂以此事屬之爲司空時與左傳違非也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節

案此襲左氏穀梁定十年傳及史記世家之文

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案齊人因夾谷之會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杜預左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蓋鄆也讙也龜陰也是爲三邑龜陰以龜山之陰得名總言之爲汶陽故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析言之爲鄆讙龜陰非鄆讙龜陰之外別有汶陽田也今家語以鄆讙龜陰三邑爲四邑誤本何休公羊注又以汶陽田在四邑之外並誤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節

案左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蓋是時

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費叛內釁頻仍故可乘勢墮之而季氏叔孫氏亦俛首聽命耳至成無畔臣孟氏倚爲保障卽圍之而弗克矣不得以墮三都張大其詞謂孔子之政令得行於三家也公羊傳乃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而史記家語並述之以爲出於聖賢之謀略過矣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墮都辨謂其謀非出孔子良是

叔孫不得意於季氏

案當作叔孫輒不得意於叔孫氏下入於費氏之宮

費氏亦當作季氏此兹傳寫之譌

遂墮三都之城

案家語竟云墮三都似孟氏亦墮成者何不一契勘

左傳耶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樂成篇荀子儒效篇新序雜事第

一篇及第五篇淮南泰族訓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節

案孔子誅少正卯事不見於論語左傳惟荀子宥坐

篇史記孔子世家淮南氾論訓說苑指武篇白虎通
誅伐篇言之孔子集語引尹文子稱仲尼誅少正卯疑戰國好事者所
爲王若虛辨惑論之極詳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引
陳幾亭曰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無出
人不意但爲其宿昔姦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
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尸於朝三日
案諸子俱不言尸朝三日不知家語何所據而云亦
疑其過夫少正卯之罪狀未著何至尸朝三日耶
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

案飭褒榮衆當從荀子作飾襃譽衆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三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毛本誤閑居至篇末

案此篇全襲大戴禮之文王言大戴作主言非

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案此三句亦見尚書大傳

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

餘姚盧氏文弨曰怨當作惌大戴亮非志祖案荀子

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云怨讀爲蘊禮

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

能合天下之至親也

案大戴禮此句下尚有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

下之至和者也二句下文云此三者咸通葢今家語

本脫

故明王之政

案政當從大戴作征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至篇末

案此篇襲禮記哀公問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篇首尚有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一段王肅割入後問禮篇以一篇之辭分作兩篇家語多此類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

案家語脫下傷其親三字據二戴補

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

案二戴竝作不能有其身下云則不能成其身此處作有爲是

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

案二戴竝作寡人惷愚冥煩句子志大戴作識之心也此注云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古志識字通亦當本作辛煩子志之心唯以冥煩作辛煩下屬爲異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衞至篇末

案此篇全襲禮記儒行篇篇首孔子在衞一段則王肅以史記孔子世家敷演又參用禮記檀弓申之以冉有語也陳澔集說引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蓋戰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

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

案鄭康成禮記注云哀公館孔子肅遂撰爲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由據文選沈休文冬節後詩注補賓階升堂立侍云云蓋因鄭注而敷演之耳正義亦云哀公至孔子之家其實未必然也

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

案集說曰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數則面訣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雖危猶起居竟身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

案竟身禮記作竟信鄭注信或爲身盧校猶字在起居下云猶竟十三字作一句

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案禮記此下尚有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一段

而上下不知也

案禮記無下字據王注云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亦不當有下字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當入前大婚解王肅移置於此非也

以忤其衆

案忤記作午陸德明釋文云王肅作迕海寧陳氏鱣云啎爲正字午通用迕俗字也

言偃問曰節

案此下乃禮運篇之文王肅又移置於此合爲問禮篇其實各還其舊可也紊亂篇第而上下文義俱不聯貫所謂作僞日拙者歟

吾得乾坤焉

案禮記作坤乾正義引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家語改作乾坤非觀注云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則是王肅妄改非由後來刻譌

夏則居橧巢

案禮記古本作橧巢山井鼎七經攷文云家語亦作橧巢句解本音曾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節

案此襲大戴哀公問五義義儀同篇荀子哀公篇韓詩

外傳一四新序雜事第四篇

君子入廟如右

案荀子作君入廟門而右此衍子字古而如通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節

案此襲說苑指武篇

大則無攻

案說苑作大則攻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節

案此襲說苑君道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節

案說苑敬慎篇非對哀公語王肅假爲問荅而類入於此

昔者殷王帝辛之世

案國策宋策新序雜事第四篇載宋偃王事與帝辛略同吳師道云宋殷後疑卽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殷王太戊之時

案太戊桑穀事見書序史記殷本紀而呂氏春秋制樂篇韓詩外傳三以爲湯時說苑君道篇一以爲太

戊一以爲武丁時敬愼篇及尚書大傳漢書五行志
並作武丁
十有六國
案尚書大傳說苑敬愼篇及集語俱作六國說苑君
道篇作七國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一及文子符言篇誠
老子語略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毛本衍于字）農山節

案此襲說苑指武篇韓詩外傳七九農山外傳七作景山九作戎山

兩壘相望

案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四四百六十三引並作兩壘相當旗鼓相望與說苑合

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

盧云辭氣不似

魯有儉嗇者節

案此襲說苑反質篇

孔子之楚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季羔爲衛士師節

案此襲說苑至公篇韓非外儲說左下

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案說苑云衛之君臣亂當卽指蒯聵事韓非云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亥也

先人後臣

案說苑韓非俱無人字疑衍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南宮敬叔說苑作頊叔

孔子曰王者有似于春秋節

案此襲說苑君道篇

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

案說苑無秋字

曾子曰入是國也節

案此襲說苑談叢篇

子路爲蒲宰節

案此襲說苑臣術篇韓非外儲說右上蒲宰作郈令

載季孫讓語并云孔子駕而去爲非也水經注濟水

篇引家語以駁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節

案此襲說苑善說篇

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

案此二語說苑所無而實足以定管仲不死子糾之案宋儒桓兄糾弟之說與史記荀子諸書俱不合非也尹起莘之論王珪魏徵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遂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寮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足發明

家語之說

孔子適齊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韓詩外傳九丘吾外傳作皐魚

聲轉字異一人也

遂投水而死

案說苑作自刎而死外傳作立槁而死

孔子謂伯魚曰節

案說苑建本篇分兩段其君子不可以不學以下則

誨伯魚也此合爲一參取尚書大傳大戴禮勸學篇

韓詩外傳六

不飭大戴作飾無類無類失親

注類宜爲貌案尚書大傳大戴禮竝作貌

子路見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一共孔子曰由也事

親三語則王肅所增

孔子之鄉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二一程子外傳作齊程

本子

子路屑然對曰

案說苑外傳子路對辭在夫子再謂之後是

孔子自衞反魯節

案列子說呂梁事有二一見黃帝篇與莊子達生篇同一見說符篇與說苑雜言篇家語同大旨亦無甚懸殊也

有懸水三十仞

案注八尺曰仞僞古文尚書旅獒爲山九仞傳亦然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元云七尺曰仞與孔義異愚疑僞孔傳與家語竝出王肅之手此亦其一證趙岐孟子注作八尺包咸論語注王逸大招注竝作七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

孔子將行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楚昭王渡江節

案此襲說苑辨物篇其使來以告魯大夫云云則王

肅緣飾之辭耳家語一本此條入辯物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節

案此襲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盧云依注扞馬突馬則扞馬上當有御字案說苑作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語蓋出此淮南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

魯國之法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淮南道應訓

非獨適身之行也

案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適字下有一字今本家語脫

子路治蒲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苑政理篇

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案史記說苑並以此二句爲孔子語以文義而論子路方願受教孔子而子反詢以蒲其何如全失語氣且蒲之難治又何待子路之告乎王肅但略加點竄而不知其謬也

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案御覽二百六十六加之下有以忠潔三字正作政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

案荀子法行篇前一段非孔子語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節

案晏子春秋問下篇作柏常騫伯與柏通是問晏子非孔子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節

案荀子宥坐篇淮南道應訓與此同說苑敬愼篇韓詩外傳三作周廟困學紀聞曰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志祖案南史祖沖之傳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則周廟欹器至六朝猶存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節

案此襲大戴禮勸學篇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

蓋貴久矣

案荀子久作文注引家語亦作文

孔子曰吾有所恥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

子路見於孔子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節

案荀子子道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今家語刪去前一段直從子貢問起改奚對爲奚疑語便無根

有爭臣七人

案爭臣七人荀子作四人下五人作三人三人作二人此改之者蓋用孝經諫諍章韓詩外傳十之說以三公四輔爲七人本孝經孔鄭二注邢疏非之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三

子路問於孔子曰節

案老子下篇有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

懷玉語疑因此影撰

好生第十易同人疏引作弟子好生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困學紀聞云尚書大傳以爲成

王問周公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節

案全祖望經史問荅曰是時陳成公尚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所以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左氏以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家語幷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

孔子嘗自筮其卦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壹行篇說苑反質篇

以其離耶

案御覽七百二十八離作雜是

孔子曰吾於甘棠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侵暴則以仁固之

案御覽三百四十一固作圍與說苑同盧云圍當作圉鄭注周官司右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圍亦圉字之誤圉與禦同今司馬法作禦

楚恭王出遊節

案周易同人王弼注云楚人亡弓不能忘楚愛國愈甚益爲它災正義引家語此事作楚昭王并云昭王名軫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在城父卒此愛國而

致它災也今本作恭王蓋後人據說苑至公篇而改非唐本之舊

孔子爲魯司寇節

案此襲說苑至公篇

孔子問漆雕憑節

案說苑權謀篇作漆雕馬人左襄二十三年傳正義引家語作漆雕平論語臧文仲居蔡疏同說苑蓋以字形相近而誤分爲二也其作平者亦聲近致誤

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案說苑本云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毋數卜乎指

臧氏三大夫言家語則以贊美漆雕憑蓋襲說苑而
小變之

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節

案此襲說苑權謀篇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節

案虞芮爭田事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說苑君道篇
詩虞芮質厥成毛傳竝載之而毛傳尤詳王肅注詩
多從毛傳而違鄭箋故其撰家語亦往往竊取之如
此及後魯人學柳下惠事竝襲毛傳成文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節

案此襲說苑談叢篇其孔子聞斯言也以下則王肅所增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

竊夫其有益與無益

案楊倞荀子注以竊字屬上長者不爲市竊言長者不能爲此市井盜竊之事王注竊宜爲察屬下讀非是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節

案御覽百八十二作見長者不能出其色見幼者不

能盡其辭盧云出字疑

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

盧云敬疑敎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節

案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子思子見意林

及說苑談叢篇俱有此二語說苑君子作聖人　其立義以爲

勇不孫以爲勇則又參用論語也

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巳

案盧讀退之而不怨先之句　云退之而不怨先之者

如齊之伯氏是若狠瞫則怨矣注則可從足以爲師

也足字疑衍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節

案禮記雜記患弗能行下尚有君子有五恥一句有其德而無其言

案疏云記作居其位無其言是也有德者必有言可曰有其德而無其言乎

婦人有獨處室者節

案此襄詩巷伯毛傳而刪去顏叔子事雜引不倫吾不知肅意何屬

嫗不逮門之女

案以體覆之曰堰不逮門猶言後門也

孔子曰小辯害義節

案小辯害義二句襲大戴禮小辯篇關雎興于鳥六句襲淮南泰族訓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節

案此襲論語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語意

豳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節

案此襲孟子周自后稷以下即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于二句而敷衍之耳

邶一作鄘詩曰執轡如組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先己篇淮南繆稱訓及詩節分干旄毛傳竿旄之忠告至矣哉兼采左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語

又案呂子淮南引詩並止執轡如組一句此云邶詩亦不當連及兩驂如儛据詩攷也一本作鄭詩以兼引兩驂句而改之或謂下句係後人妄增然据王氏詩攷則厚齋所見家語本已有之矣陸佃鶡冠子環流篇注引此文無下句却不著家語文亦小異

家語疏證卷之一

家語疏證卷之二

仁和孫志祖學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節

案孔子適周之年謂在魯昭公七年與昭公二十四年者皆誤也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時敬叔固未生即昭二十四年孟僖子甫卒敬叔亦安能出門從師且明年昭公即孫於齊矣安得請於魯君而資車馬以適周蓋敬叔之從孔子學禮斷在定公之世家語正論解云南容說即敬叔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

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辭以信子遺命使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其言可信非昭公世明矣然莊子天運篇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則在定公十年是時孔子方仕魯爲大司寇會於夾谷攝行相事又安得適周問禮以愚斷之當在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時史記世家所云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亦卽家語所云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是也且攷春秋是年月有食之亦與禮記曾子問所云從老聃助葬日食適合

又案孔子聖人之後也云云襲左昭七年傳車一乘
馬二匹豎子侍御襲史記孔子世家吾乃今知周公
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襲左昭二年傳韓宣子語

及去周老子送之節
案此襲史記世家

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
案此倒襃句法史記作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
者毋以有己

孔子觀乎明堂節
案淮南主術訓云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

以昌桀紂所以亾者皆著於明堂王肅遂影撰爲孔子事又周公負成王圖見漢書霍光傳故并以爲孔子適周而見之也其明鏡所以察形云云襲大戴禮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教篇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五七

又案注世之搏一作傳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此駁鄭康成禮記明堂位注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本指成王鄭注乃云天子周公也其說固謬世之爲鄭學者乃并周公攝王位及郊祭六天之說而信之嗚呼何其蔽也予謂王肅僞撰家語以駁康成固不足信然其糾正此二事實爲

古今僞論非馬昭之徒所及

又案禮記正義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則康成固知周公之未嘗攝王位矣乃於明堂位注又云周公攝王位自相矛盾

又案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釋文本或無周公字蓋去此二字則可無攝位之嫌此節是泛言明堂位之義所以明諸侯尊卑者如此詞不犖乎周公也否則周公已攝王位下文何以又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乎

孔子觀周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說苑但云太廟不云太祖后稷

之廟也

禍之根也

案宋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云根家語誤垠

口是何傷

案口說苑作曰宋本說苑亦作口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節

案此襲說苑反質篇

吾比執道而今委質

案說苑無而今二字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至篇末

案此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蓋有三千就焉

案大戴作蓋三就焉盧辯注云謂大成次成小成也

應侯慎德

案詩本作順德大戴引同故鄭箋引易君子以順德爲證

正義云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

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定本作慎德準此詩上下

及易宜爲順字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志祖案愼順字本通然易詩兩文俱當作順字於義爲協王肅周易本作愼德（見釋文）朱子從之似非也巽爲順又地道主順升卦巽下坤上故曰順德愼字無義（淮南繆稱訓引詩作愼德）

有土之君子也

案注云言有土地之君子字疑衍

匹夫不怒

案大戴作匹夫之怒是

而爲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

案大戴無而字子字疑衍王應麟詩攷不載

衆人聞之以爲成也

案大戴注引作成主

是宮縮之行也

案宮上脫南字

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案大戴注云家語似妄也王肅本襲大戴作家語此

注乃云大戴引之曰可資一咲

未嘗見齒

案元張存中四書通證引此句上有泣血三年四字

與禮記檀弓合葢今本脫也

敬教不殺則順人道

案人道大戴作天道是也文選上林賦注引家語亦

作天字

衞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

案大戴無文子二字是

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

案大戴無者豈二字疑衍

信而好直其功

案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作其切也注言其切直也上

文其端也下文其志也亦當同大戴有也字

至於其爲容也

案大戴作和容注和容主賓客也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

又有士曰林國者

案說苑作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用之葢

其人姓王名林國字屬下句此脫去王字而以林國

爲姓名誤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節
案此襲說苑臣術篇韓詩外傳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節
案此襲尸子君治篇見近任氏刻說苑敬愼篇
顏淵將西遊於宋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
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疏
案此下與荀子法行篇韓詩外傳二所載曾子語意
略同荀子注引家語數作親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說文㩻傳邑部郑字引家語與

今本異

孔子閒處喟然而嘆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

日見百七十人

案說苑作下士七十人

齊景公來適魯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政理篇尊賢篇

又案左傳無齊景公適魯事史記年表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齊景公二十六年獵魯界因入魯仁和梁氏玉繩曰齊魯兩世家亦載此事孔子世家并載景公與孔子問答語而左傳無之未知何出疑六國時人僞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爲此說者因是年齊侯田於沛也

泆無私而令不愉

注愉宜爲偷案愉偷古字通

首拔五戮

注首宜爲身案作首義自可通謂首先舉百里奚也

其霸少矣

案史記說苑少並作小

哀公問政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問於孔子節

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作魯哀公問此襲說苑政理篇

孔子見宋君節

案說苑政理篇宋君作梁君王肅以孔子時無梁君

故改之也然孔子亦無見宋君問荅之事

未有若主君之問

案主君非諸侯之稱疑衍主字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節

案此襲尚書大傳略說史記孔子世家韓非子難三說苑政理篇

奚其適歸

案奚詩本作爰說苑引同鄭箋爰曰也曰此禍其所之歸乎左宣十二年傳引詩杜注爰於也正義釋詁文作爰義自可通王肅因毛傳無文遂改作奚字以破鄭義朱子詩傳從之殊可不必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節

案此襲說苑正諫篇白虎通諫諍篇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節

案此撮合說苑權謀篇二事爲一聖人轉禍爲福云

云則孔子論齊桓公伐山戎孤竹語以同在說苑一

篇之內王肅遂誤合之也中行文子事亦見韓非子

說林下

楚王將遊荆臺節

案說苑正諫篇楚王謂昭王也余知古渚宮舊事二

同

司馬子祺諫

案子祺說苑作子綦諸宮舊事作子期期祺綦三字

茲通

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

案諸宮舊事賀作駕無諫字是說苑云於是令尹子

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

故吾皆以見事之而加愛敬

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齊晏平仲

於鄭子產

齊有一足之鳥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家語一本此條亦入辯物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貢爲信陽宰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奉天子之時

案御覽四百九十九引無子字

子路治蒲三年節

案此襲韓詩外傳六

夫子未見由之政

案外傳無之政二字文選演連珠注引亦無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節

案此襲曌子脩身篇說苑建本篇

無務農桑

案農桑曌子說苑並作豐末末與本對家語作農桑

蓋以字形相近致誤

孔子曰良藥苦毛本有於字下句同口而利於病節

案此襲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高義篇說苑立節篇

入謂弟子曰

案入說苑作出是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節

案說苑權謀篇但云孔子與齊景公坐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亦王肅緣飾之詞未必景公親造孔子之館也

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案說苑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子夏三年之喪畢節

案此襲詩素冠毛傳說苑脩文篇與禮記檀弓異

子貢曰

案毛傳作子路問

孔子曰無體之禮節

案此襲說苑脩文篇

夫鐘之音

案說苑作鐘鼓文選七發注引家語同

孔子見羅雀者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其孔子顧謂弟子曰以下則據

說苑之文而暢論之也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魏則有危亾之敗四句自是格言

大雀從黃口亦不得

案不得當從說苑作可得

孔子讀易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

蒼梧嬈娶妻而美

案蒼梧嬈淮南氾論訓作倉吾繞

後雖欲悔難哉

案說苑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上文無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二語此則未免語意重沓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亦見說苑建本篇王肅葢兼襲之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八

又案以曾晳之賢曾子耘瓜誤斬其根何至擊以大杖至仆地不知若曾子之欣然而起援琴而歌則孝之至也使果有此事孔子聞之亦必不怒而弗內何

以援舜事瞽叟爲比而反責曾子之不孝乎夫瞽叟之欲殺舜處心積慮蓋非一日故舜可宛轉避之若猝于大杖本無欲殺之心其子亦安能預知而逃走也吾謂此事蓋好事者爲之諸子習非爲是曾不加察三人言之則市眞有虎矣

又案淇澳容齋三筆云曾晳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晳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晳酒肉養志未嘗有此

等語也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節

案說苑尊賢篇作介子推此非晉之介子推也

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

案說苑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節

案此襲列子仲尼篇說苑雜言篇淮南人閒訓略同

孔子游於泰山節

案此襲列子天瑞篇說苑雜言篇淮南主術訓齊俗訓

見榮聲期

注聲宜爲啟或曰榮益期也案漢書人表亦作榮聲期錢氏大昕考異曰聲當爲磬之譌啟磬聲相近

處常得終

注得宜爲待案說苑作待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節

案此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王肅於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下增一句云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以牽合之痕迹顯然

孔子曰吾死之後節

案此亦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故曰與善人居云云又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案荀子性惡篇引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

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案說苑本云君子慎其所藏王肅改作慎其所與處以䆁合商之好與賢已者處賜之好與不若己者處直似今人作時文伎倆秦漢以前文不如是也

曾子從孔子於齊節

案此亦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依賢固不困云云乃說苑別一條引孔子語王肅强綴於此以爲聞晏子之言而發非也

又案荀子大略篇晏子春秋雜上俱載曾子行晏子贈言事楊倞荀子注云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歟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家語及史記皆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則是曾子生於定公四年觀齊世家晏子死齊魯會於夾谷之歲乃定

十年也時曾子方七歲安得曾子送行之辭盧云此曾子豈曾晳歟

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

案說苑作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無仕必擇君句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節

案此亦合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節

案此亦合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節

案說苑雜言篇愚者反是下接以夫處重擅寵云云而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又別一條今撮合爲一增是以二字將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數語横亘於中使上下文義俱不融貫是之謂剿說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案說苑作小人不可不閑也是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又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以下乃別一條非對高庭語不知何故牽合之也蓋說苑此篇文幾於掇拾殆盡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史記孔子世家說苑辯物篇下二事並同

爲漆姓

案漆說苑史記並作釐

陳惠公賓之於上館

案史記作潛公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世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爲是漢書五行志作閔公閔潛同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

案僞古文尚書旅獒語出此

郯子朝魯節

案此襲左昭十七年傳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案唐石經左傳天子失官下重一官字此注孔子稱

官學在四夷本文亦當與石經同

郲隱公朝于魯節

案此襲左定十五年傳

孔子在陳節

案此襲左哀三年傳史記孔子世家

陳侯兟之燕焉子游行路之人云

案文選蘇子卿古詩及褚淵碑文注並作子游見行路之人毛本脫一見字別本改作兟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益謬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

案此二語王肅所造以證七廟不數文武之說詳見後廟制解

陽虎既奔齊節

案此因左定九年傳有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一語假爲子路問荅之辭以敷演之親富不親仁又襲左傳鮑文子語也

趙簡子好利而多信

案是時趙簡子未卒不應稱謚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左哀十二年傳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以

下則王肅所增

再失閏也

案左傳杜注火猶西流是九月歷官失一閏正義云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

吳王夫差將與以（左作）哀公見晉侯節

案此襲左哀十三年傳子貢聞之以下則王肅所增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

案左傳正義云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王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節

案此襲左公羊哀十四年傳史記孔子世家

又案左傳作車子鉏商杜注車子微者鉏商名服虔則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見正義王肅蓋襲服說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史記索隱曰服虔以子爲姓非也車子微者之人人微故略其姓

採薪於大野

案採薪之說取諸公羊左傳正義云家語與經傳其文正乖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者也鉏商不是狩者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公羊之說飾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

折其前左足

案折其前左足他書罕言

棄之於郭外

案孔叢子云棄之五父之衢與家語合左傳正義云以賜虞人虞人當受之矣棄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賜人也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節

案此襲禮記中庸

待化以成

案中庸無此四字果嬴取螟蛉而化以爲子猶政之化百姓著此四字義更明顯蒲盧之爲果嬴名著爾雅盧字本不从艸沈括以前從無蒲葦之說

禮者政之本也

案中庸無此句而誤重下文在下位三句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案中庸無此數語蓋王肅所增以下文復以子曰更端遂撰此以聯屬之朱子乃謂子思刪去繁文而所刪有不盡者不知是王肅增繁文非子思刪繁文也

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

案此俱王肅所增中庸無之

忠信重祿

注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案此襲康成說朱子則以忠信屬上言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餼廩稱事

案中庸本作旣稟鄭注旣讀曰餼王肅遂改作餼字攷說文餼本作氣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引作不使勝食旣則二字本通可不必改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案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正擇善固執之實事王肅不知而妄刪之朱子又疑家語有缺文或爲子思所補不知是王肅刪而非子思補也蓋緣家語勦襲諸子之言平易而大醇者居多朱子不疑其僞耳梅鷟論僞古文尚書謂朱子之明過于鄭僑吾人之欺甚于校人予於家語亦然

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
案此二語亦王肅所增擇善固執之功尚未備言而遽曰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可乎
孔子曰立愛自親始節
案此襲禮記祭義
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案此亦王肅所增删中庸之文而以祭義足成之又
撰爲哀公語以聯屬其文其誰欺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節
案此亦禮記祭義篇文因上襲祭義而復牽連及之

以爲民之則

案禮記本作以爲黔首則正義云史記秦命民曰黔首此記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據此則禮記雜出諸儒之手所稱子曰者皆作記之人述之也王肅知孔子口中不應有黔首之稱遂改作民之二字其用心亦良苦矣

燔燎羶薌

案禮記鄭注羶當爲馨

祭欲見親之顏色者

案禮記如欲色然鄭注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喩之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見正義故其撰家語卽改爲欲見親之顏色者以實其說蓋亦聖證論之一

又案禮記正義引馬昭申鄭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據此則鄭說未爲害義王肅有心立異爾顧炎武日知錄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解更明暢

終